

李心田

梦 中 的 桥

MENG ZHONG DE QIAO

梦中的桥

李心田

BK581.76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一九八〇年春天，在后湾公社发生了一起农民哄抢山林的严重事件。在农村各项改革正待深入展开之际，这一事件触动了省、县、社各级领导。以此为中心，发生了一场观念、道德、政策以及进步与保守、改革与反改革等方面尖锐、复杂的斗争。

小说以生动、真实的画面，展示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塑造了省、县、社、队几级干部的不同性格。作品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，反映出我们国家在前进中蹒跚的步履，给人以深沉的使命感。作品既有曲折的故事，又有细腻的心理描写，内容厚实，感情充沛。作者在书中不但倾注了对民族、对人民深沉的爱，而且在艺术上也作了不倦的追求。

李心田同志是以《闪闪的红星》等儿童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。《梦中的桥》是他反映成人生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责任编辑：于砚章 王 苏

梦 中 的 桥

MENG ZHONG DE QIAO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38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2 $\frac{3}{8}$ 插页2

1987年5月北京第1版

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4,450

书号 10019·4064

定价 2.10 元

第一章

1

他闭上了眼睛，看见了一座桥：

一条独木桥；

一座用石头砌的、古老的拱桥；

一座用金块建筑起来的、闪闪发光的金桥。

金桥的桥脚立在地面，那堂皇的顶端直通天际。天上，两扇金门敞开着，从桥上过去，便可进入那金色的大门。

于是，他听见鼓乐之声：唢呐嘀嘀嗒嗒，大鼓隆隆咚咚，铙声啾啾锵锵。那带点儿原始韵味的吹吹打打，是世界上一个最大民族的传统演奏。乐声是单调的，但是欢乐的。用的曲调是娶亲时用的，庆寿时用的，打了胜仗、凯旋时用的。

于是，他看见了人群：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海，他们穿着对开襟的、偏大襟的、蓝色的、青色的、白色的、灰色的褂子，肩头有尘土，面目黧黑，但很刚健。他们咧着嘴笑，阳光照得他们的眼睛有些迷离。他们怀着希冀，蜂拥着向那座金

桥奔去。

那人群中为首的，是他的父亲：光头，头发灰白，古铜色的脸上有深的皱纹，浓浓的眉毛抖动着，眼睛里有兴奋的光采。他穿着青色的对襟的粗布褂子，胸前挂一朵纸扎的大红花，右手里牵着一头健壮的黄牛。他头一个登上了金桥，带着骄傲的微笑。

突然，那金桥动摇了。行在桥上的如蚁的人群仍继续前进着。当有人发现脚下已经摇摇欲坠时，想返回已不可能，那万万千千、千千万万的人阻塞在那里，金桥坍塌了。

“父亲……”他睁开眼，仍能看见父亲站在面前：古铜色的脸上，皱纹更深了。

“原谅我们吧！”他默默地说，“我们确实想架一座金桥。”

一个诚实的人，当他发现欺骗别人的时候，他是痛苦的；如果发现自己也欺骗了自己，他就觉得可笑了。

最近几年，他常常感到痛苦，也常常感到可笑。

但是，他也有自慰的时候：我们毕竟是要把事情做好的；再说，我们也做了不少好事。

他是省委书记孟彦。

阳光从宽大的玻璃窗斜射进来，一扇窗子半开着，雪青色的绸窗帘被微风吹得微微摆动。

他从圈椅中站起来，在紫色的地毯上慢慢地踱着步。脚踩在地毯上，有轻柔之感。他喜欢这种轻柔，每逢他要仔细考虑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总喜欢踩着那软绵绵的地毯，踱步

沉思。

他想起刚才同儿子的争论。他分不清那争论是家庭间的父子争论，抑或是省委书记与一位记者之间的上下级争论。他觉得书记的权威被轻视，连父亲的尊严也受到了挑战。

“爸爸，你应该到下边去看看，建国三十多年了，看农民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！你当省委书记的，就不觉得脸红吗？”

真是无冕之王！如果不是亲儿子，一个记者，怎么敢这么对省委书记说话呢？不过，话倒是真话。真话，只有亲人对亲人才能直言不讳。

脚踩在紫色的地毯上，那种轻柔使他的心有点儿发飘，他感到有点眩晕，于是便坐到沙发上。他又开五指，托着前额，闭上了眼睛，又看见了一座桥，

一条独木桥；

一座石砌的桥；

一座金桥。

但，金桥坍塌了。

儿子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：

“再不找出一条正确的路来，农民就山穷水尽了！八亿农民的问题不解决，我看你们这些省委书记也当不稳！”

话是刺耳的，省委书记愠然了：

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你咋呼什么？我过的桥，比你走的路都多！”

过的桥……

他看见坍塌的桥下，父亲手里只剩下一条牵牛的绳子，牛呢？父亲胸前的红花没有了，头发白了，赤着脚，茕茕孑立，手里拿着那条牛绳……

桥也好，路也好，总要找到一条，一条切实可行的。

他睁开眼，眼光碰到了办公桌上那份打印的通讯稿，接着，耳边又响起儿子与他的争论：

“为什么这篇稿子不能发？”

“这里有个政策问题，还有个策略问题，发了不好。”

“报导不实吗？”

“一事物都有它的两方面：你看到冲阳光的一面，就是亮的；你看到背光的一面，就是暗的。你站的角度不对。”

“对农民有利，就是最好的角度。”

“你是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。”

“哈哈！”儿子因这个比喻发出了讥笑，因为他那篇报导正是谈森林的，便顺口说：“你们连树木带森林全不要了！”

“如果不要森林，我就不同意逮人了。”

“你同意逮的是好人，却包庇了坏人！”

“你才工作几天？知道谁是坏人，谁是好人？”

“你在这个位子上呆得太长了，一群人包围着你，谁向你说好听的，你就认为他们是好人，其实，那些人，最坏！”

话有一定的道理，但对我孟彦不适用，我的眼里可揉不进沙子。他走回办公桌前，在圈椅上坐下，赫然入目的是那通讯的标题和副题：

春风何时度荒山

——黑白颠倒，李中林冤狱

孟彦不带任何成见地把儿子孟凡石写的这份通讯稿又读了一遍。文章直言后湾公社干部侵占社员开辟的林场。西沟大队支部书记李中林带头维护社员利益，被诬指为哄伐公家林木，判刑一年。通讯中用了个十分形象的比喻：

“一个人的口袋里装着钱，另一个人硬从口袋里把钱掏走。后来丢钱的人发现掏钱的人拿着钱四处挥霍，他便抓住那个人的手，要那人把钱归还。可是掏钱的人请出了法律，要求保护他的利益。法律便把丢钱的人抓了起来，判了刑。这是寓言吗？不是。这是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二日，发生在钦县后湾公社西沟大队的活生生的事实。据说，此事是由省、地、县三级决定的。……”

省……省里批准此事的就是我，我孟彦怎么会不分青红皂白就批准逮捕一个支部书记呢？森林必须保护，不论是谁，若毁坏山林，必须绳之以法！我同意逮捕李中林，完全是对党负责，对百里沟的乡亲们负责。我不能做对不起百里沟的事……

2

有女莫嫁百里沟，
婆家缺盐又少油。

去时一双绣花鞋，
回来露着脚指头。

这民谣不知唱了多少年了，六、七十岁的老人，说他们小时候就传唱这段民谣。百里沟是贫困的，这里人把“地大物博”说成“地大物薄”。

百里沟，因何而得名呢？传说不一：一种说法是这群山之间，蜿蜒的深沟，从东到西，共为一百里。但这种说法被否了。一次一个放羊的人丢了羊，他从群山的东头直翻到群山的西头，太阳老高的时候出去的，太阳还没落，又翻回来了。一个人半天多的时间，翻不了一百里山路，说百里沟有一百里长，不属实。第二种说法是，这百里沟原名“百条沟”，因为从西往东数，共有一百条大沟。但这个说法后来也没成立。土改那年划地界，西沟村共分了三十三条沟，东沟村共分了三十八条沟，显然，这沟数不足一百。早年间，有一位姓何的教书先生还说过一个与众不同的典故，他说这个地方，曾住过战国时期的百里奚，山南有个庙，叫百里奚庙，为了纪念古时候一位贤人百里奚，所以这地方叫百里沟——全名应叫做“百里奚沟”。乡下人，对于这些也不去考证，听听也就算了。可是到了一九四三年，这地方来了八路军的五旅，有一位旅政委叫孟彦，他小时候念过私塾，听了这个说法之后，把这个说法给否了。他说：百里奚是战国时虞国人，中间到过齐国，但后来是在秦国做官，百里奚与这个地方无关。那山南小庙里的神像，是周围老百姓为纪念一个叫桑公的农夫而修的，因为他从外地引来了桑树，使

这周围老百姓养了蚕，过上了好日子。庙东南角有块石碑，碑上明明刻有“桑公植桑，恩泽百里，奚以为念，共立此碑”。碑立于明朝嘉靖年间，显然不是战国时期的遗物。

那么，“百里沟”究竟有没有正确的释名呢？后来孟政委和他的队伍在这里打了两年游击之后，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，他说这一带山岭，东西长是十四华里，南北七华里，总面积约为一百平方华里，叫“百里沟”未为不可。从那，这一提法似乎被认可了。

不管怎么个说法，但百里沟穷。

俗话说：穷极了发疯。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二日这天，百里沟的西沟大队社员们发疯了！

“上山，把树全伐光！”

“放火烧了，也不能便宜他们了！”

“这林场的树木，本来就是我们的，七三年，公社硬占了去的，他们能砍能伐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动？”

“对，动手吧，那年栽树的时候，说妥了有咱社员的！”

西沟大队的村头上，麇集着二十来个男社员，他们七嘴八舌地吵嚷着。这帮人从天不亮时就集在村头上，等去公社谈判的支部书记李中林。李中林去了一天一夜没回来，这些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

“守忠，你说话吧，天塌了咱众人顶着。”

庞守忠是这个大队的副大队长。正队长因为生活不下去，带着老婆孩子下关东了。大队的事，除了支部书记，就是庞守忠当家。他脸色黑黑的，额角上有一条长疤，那是在

朝鲜战场上，美国炮弹给留下的。他披着件破棉袄，倚在一堵墙上，不吭声。

“上山砍点木头，换点粮食吃，也不算犯法。”

“犯法也不怕，咱大伙都动手了，法不压众。”

众人的眼光看着庞守忠，庞守忠还是不吭声。

“你说话呀，守忠！”

庞守忠没说话，他抬头看看从东山上爬出的太阳，折了一根小木棍往地上一插，又在立竿见影的左边二寸多的地方划了一条竖道：“哎，看见了没有，咱就等到这个时候。”

大伙儿明白了，当小棍的影子压了杠的时候，李中林再不回来，就上山伐树了！

“我们回家拿家伙去了！”一个人招呼一声，二十多个人全各自回家了。

剩下庞守忠一个人在那里守着那根竖着的小棍儿。他两眼直直地望着村外的那条小路，希望看见李中林从那小路上走来。他是个当过兵的人，知道聚众砍伐山林，会获什么样的罪，可是他又横下了一条心……

“操他个娘，肉包子全让狼叼去了！”他想起两天前晚上的事：

天傍黑了，庞守忠从县民政局领了十四块钱残废金往家走。

“嘀！嘀！”对面有汽车喇叭声，接着雪亮的车灯照得庞守忠睁不开眼。山路很窄，只能通过一辆汽车，庞守忠如果躲闪，就只好滑到路旁的沟里去。他扬起一只手，示意车慢

点开过来，用另一只手打着眼罩，遮挡刺目的灯光。

“嘀！ 嘀！”汽车并没停下，也没把大灯换成小灯，它硬是逼了过来，突突地响着马达，意思是：“你闪开，我过去！”

庞守忠火了，他直挺挺往路中间一站，那意思是：“你来吧！”

“怎么，你想死吗？”汽车驾驶室里发出一声吼。

庞守忠不吭声，直挺挺站在那里。

“你闪开！”驾驶室里又吼。

“我为什么闪开，这路又不是你家的。”庞守忠火冒三丈。

汽车收敛了威风，车灯灭了，车上的人也不再吼。

庞守忠并无和人争斗的意图，见汽车熄了灯，停在路中间，自己便侧着身子，扶着车帮，准备从车旁挤过去。就在他两手扶着车帮，侧身前进的时候，他发现车上装的全是新伐下来的木头。

“哎，这车上装的什么？”庞守忠停下来，一手抓住车帮，探头向驾驶室里问。

没人答理。

“运的木头吗？”庞守忠又问。

还是没人答理。

“哎……”庞守忠还要发问，那汽车突然发动，鸣地声向前猛一冲。

是出于对自己生命的保护，还是出于要对开车的予以报复，庞守忠向前一纵身，拿出他当年爬坦克的本领，抓住

了车门的把手，双脚踩着踏板，身子就贴在驾驶室边上了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驾驶室里又吼了。

“我操你个娘，你不把车停下，我敲开玻璃，拧你的方向盘！”庞守忠吼声更大。

车不停，继续朝前开。

庞守忠用拳头敲打车门上的玻璃。

开出去约五十米，在一个拐弯处停下了。

驾驶室门猛一开，似乎要把庞守忠甩出去。谁知庞守忠是经过训练的，当车门推开时，他的一只手向里一伸，一把抓住里面人的手，利用惯性，向外一拖，那开车门的人一下子被拉了出来，“骨碌”一下滚到路旁的沟里去。

“哎呀！”那人在沟下惊叫着。

“关主任！关副主任！”车灯又亮了，这是司机的喊声。“你他妈……”司机冲着庞守忠骂了半句，不敢出口了，他知道面前这个人不善。

“说说，车上的木头是哪来的？”庞守忠象抓住了俘虏。

“那……你是？”司机有些发蔫了。

“拉我一把呀……”沟下的人，其鸣也哀。

“哎，你先别忙上来。”庞守忠还踩在汽车的踏板上，“你说清楚，这车上的木头是哪来的？往哪运？”

“你是不是老庞呀？”沟下的人发问。

“你是谁？”庞守忠听沟下人的声音有些熟。

“我是公社的老关。”

“是关副主任。”司机补充说。

“关副主任？”庞守忠心头一凉，刚才对我下毒手的原来是公社的关福生呀！他转身向司机说：“你拉他上来。”

司机从驾驶室钻出来，转到沟边，探身从沟下把关副主任拉上来。关副主任托着胳膊肘，哼哼唧唧。

“老庞，你这是使的哪一出？”关副主任站立不稳，一把抓住车帮。

庞守忠说：“黑古隆冬的，我寻思是偷林子的。”

“瞧你说哪去了。”关副主任笑了，“你的警惕性还真高。”

庞守忠向车上指了指：“这车上的木头？……”

“公社采的。”

“是卖的？还是用的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关副主任声音变冷了，“要向你汇报吗？”

庞守忠听出话里有骨头，刚才用车撞他，已使他窝着火儿，便不软不硬地说：“不是说爱护山林，人人有责吗？”

“我真怀疑你是不是要截路！”关副主任变脸了，“你往沟里摔我，是不是要把我害死？好，你想问，就上车吧，咱们公社说去！”

庞守忠犯嘀咕了，去了能有好果子吃吗？

“你真是太多心了。”司机在一旁说，“关副主任，你又不是不认识。”

是的，关福生，在后湾公社，谁不知道！

“好了，老庞，你的警惕性值得表扬。”关福生的语气软了下来，“刚才全都没看清楚，是不是碰着你啦？”

“算我倒霉！”庞守忠脸一转，擦着车帮挤了过去，顺着山路悻悻地走开了。

他背后响起一阵冷笑，接着汽车开动。

“操他个娘！”庞守忠一边走，一边暗暗地骂着，“明里伐，暗里偷，这山上的树，不久就被这帮家伙杀光了！”

月亮在雾濛濛的天空浮了上来，使得荒凉的山区更增添些凄凉之感。这景色和庞守忠的心理相映相衬，他不由得叹息一声：“唉！”

山坡上有石头滑动的声响，庞守忠望过去，见一个人影向这边走来。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。”

庞守忠站下来，等那人影到跟前，他看清了，是守林子的李勤。

“啊，老勤叔。”

“你刚才跟他们吵啦？”李勤气喘嘘嘘。

“你说的是关福生？”

“啊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躲在一边看着的。”

“怎么躲？……”

“是这么的。”李勤抓住庞守忠的肩膀，“今儿过晌，关福生带七八个人上山来，给了我一只烧鸡，一瓶酒，又交给我个条儿，说公社有用项，要伐几棵树。”

庞守忠问：“那七八个人是哪儿的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李勤说，“这伙人好歹毒哪，净拣那好材料，一后晌让他们撂倒好几十棵！”

庞守忠说：“那烧鸡和酒，把你的嘴堵住了。”

“鸡和酒，我给他搁一边了。”李勤说，“我不时地转着看看听听。”

“听到什么了没有？”

“天快黑的时候，开来两辆汽车。装木头的时候，一个人向关福生说：赶紧抓挠点儿，往后一搞什么责任，什么承包的，再想弄，就不灵了！”

“操他个娘，抢了！”

“我当时多了个心眼儿，”李勤说，“等车开走了，我就翻山抄近道儿，看车是不是往公社那边开。谁知我翻过山来一看，两辆车只剩下一辆了。”

“那一辆呢？”

“下了正北，奔公路了！”

“嗨！”庞守忠长出了口气，他忽然拉起李勤的胳膊：“老勤叔，按当前的政策，这山上的林子，得还给咱社员哪！”

李勤说：“按理说，这林子得归咱。”

庞守忠拽着李勤：“走，回村子，把这个事跟中林说说。”

两个人回到村里，找到了大队支部书记李中林，几个人一合计，第二天一早，李中林上公社，交涉山上的林权问题。

去了一天一夜，音信皆无，李中林一直没回转。

庞守忠看着插在地上的小木棍儿，想着前天晚上发生

的事，他现在却不希望李中林回来了，他怀着一种报复的冲动，一种要求公允的渴望，他心里有一把火，希望燃烧。

社员们扛着锯、镢头，拿着斧子、砍刀，全又聚拢在村头，吵吵嚷嚷，等待着副大队长一声令下。

庞守忠心头的那把火点燃了。他一脚踩倒那根竖着的小棍儿，大喊一声：“跟我走！”

象山洪一样暴发了！社员们从村子里冲了出来，开始时，是男人们走在前面，后来，连妇女和孩子们也跟上来了。他们没有砍伐工具，有的手中拿着切菜刀和割草的镰刀，还有的拿着绳子。一个个争先恐后，象是奔赴战场，目标：野马岭林场里的树木！西沟大队的社员们发疯了！

3

他们在索取，想把自己失去的东西拼命地夺回来。

在砍伐树木上，小农劳动也显露出极大的局限性。全西沟村只有几户人家有锯子，斧头也是不多的，叮叮咚咚，加之于树木的，多是那些镢头和镰刀。但毕竟放倒了一些树木。壮年汉子，搬运些粗大的树干，妇女和孩子们，扛那些细一点的木条。还有些白发的小脚老大娘，也拖着刚刚发芽的小树头，蹒跚地往家里拉。下山的路只有一条，站在山顶往下看，象一群蚂蚁在搬家。

西沟村共有三个生产小队，五十八户人家。没参加这场伐树运动的只有两家：一家是支部书记李中林家，因为李